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沙宁

(天津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互文性;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1)04-0083-03

一、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独特性

《白雪公主》是后现代主义大师唐纳德·巴塞尔姆(1931-1989, Donald Barthelme)在1967年推出的作品。它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是创作风格迥异。有人褒扬它,有人贬损它。有人说它是“实验小说之典范”、“碎片典范”,有人则冠之以“邪恶的童话”,有人则称之为“一堆无意义、荒诞不经的后现代主义碎片”。有些批评家则矛盾地称之为“垃圾美学”,企图避开它是艺术品还是垃圾的无休止的争论。从文体来讲,有人认为《白雪公主》是对格林童话的戏仿,有人却说它是格林童话的后现代主义续写。各种评论不一而足,因为作品本身充满矛盾性、荒诞不经。批评家费雷德·卡津称巴塞尔姆为“反小说家”。这部具有“反小说”性质的作品并非无意义,只是表现方式较为隐晦。正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贝托·埃科(Umberto Eco)所言“后现代主义对过去或‘已被言说(already said)之物’的发现不可能是天真无邪的,反讽、游戏、嘲仿和自我嘲仿的怀旧是这种发现的一些途径。”^[1]《白雪公主》正是以这些途径为手段反映社会现实和女主人公的矛盾性格及其悲惨命运的。

二、《白雪公主》中的互文性

互文性既是巴塞尔姆“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又是为读者带来“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碎片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结构,呈辐射状,使叙述无法闭合成一体,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却很难判断叙述者为何人。情节的线性叙事结构被置换为各种碎片的多种形式的杂糅与拼贴,形成一盘“文字什锦”,不时打断读者的思绪,使阅读过程始终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读者常常在阅读中迷失。后文本(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冲破了前文本(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确定意义,为整个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留下了无尽的阐释空间。互文性解构了后文本的碎片在前文本的意义,同时又充分利用这些碎片的生产性进行重构。这些碎片既带有前文本的痕迹,又在后文本的语境中生发出新意,这两种意义互相交错、多元共生,为读者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空间。在荒诞、无厘

头的文字游戏中,读者解读出作者写作“无目的性”的“目的性”。读者运用“能力模式”(埃科提出的术语)把自己的阅历、智力和审美情趣带入阅读过程,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文本。而每一种解读方式对于他人而言,多多少少都是一种误读。特别是对于后现代主义文本而言,因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可以说误读反而是一种常态。本文是一篇尝试性的解读,或许也是一种误读。

三、前文本的互文性痕迹

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了格林童话,所以它是非自足的,只有与不在场的格林童话的互文运作中,才能激活其文本意义。本文将从整体上把握,同时从细节上论证,探索互文性在后文本解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白雪公主的矛盾性格和悲惨命运进行解析。

首先,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上,前文本与后文本具有显著的互文关系。尽管小说的情节与人物角色都有很大变化,但两者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如格林童话一样,白雪公主头发黑如乌木,皮肤洁白如白雪,她与七个侏儒住在一起,为他们做家务。七个侏儒对应着前文本的七个小矮人,他们忙忙碌碌,整日刷洗楼房,并以制造中国婴儿食品为生。小说中的保罗自称有高贵的血统,白雪公主对其王子身份深信不疑,是白雪苦心等待的人,即童话中的王子。而巫师简则对应着继母王后,两者都是出于嫉妒心加害白雪公主,只是简由于男友霍格移情别恋爱上了白雪公主而调制了毒酒,而最终保罗以“酒太烈”为由替白雪公主喝下后意外身亡。另外,后文本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插入了一个有十五个问题的问卷调查表,多数问题都是巴塞尔姆有意提醒读者人物角色在前后文本的“家族相似性”。

其次,从细部考察,后文本也多处可见同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如,“白雪公主记忆中的东西:猎人、森林、冒热气的刀”^{[2](P26)};再如,七个侏儒说“我们发现白雪公主在林子中迷了路之前,我们的生活异常宁静。”^{[2](P61)}

四、后文本的互文性演变

一方面,白雪公主形象“急速矮化”,突显出后文本的反童话性。“任何戏仿作品所戏仿的对象都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神圣性,它的崇高感已经牢固地积淀为大众心理定势。所谓‘戏仿’就是瞬间抽掉神圣脚下的

[收稿日期]2011-10-16

[基金项目]天津科技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0318)

[作者简介]沙宁(1976-),女,山东定陶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

崇高圣坛,从而享受急速心理落差的刺激和快感。这就是戏仿文体的“急速矮化”原则。”^{[3](P262)}经典童话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分成两类:一类是美丽、天真、单纯、善良的“天使”形象,与之相对的一类则是丑陋、蛮横、复杂、恶毒的“恶魔”形象。而且这两类女性的结局往往会模式化:前者最终得到真爱、完满的婚姻或是梦想成真,后者则受到惩罚、丧失权利或是生命。这种二元对立在经典童话中比比皆是,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白雪公主和继母王后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范例,其结局是对“惩恶扬善”的诗意性表达。而后文本《白雪公主》颠覆了这种二分法,表现出反童话性。白雪公主和七个侏儒同居,和他们轮流洗澡,提供性服务,在镜子中欣赏自己性感的身體。不少读者认为这样的“叛逆性创作”亵渎了前文本的白雪公主,被急速矮化了的女主人公完全颠覆了他们的美好记忆,造成阅读的不适感。前文本中的白雪公主是传统德行和真善美的象征符号,在大众读者心里已经积淀为心理定势,具有神圣性。后文本白雪公主形象是“在受众没有任何心理预设情况下的‘急转弯’,戏仿所造成的心理落差之大及其跌落速度之快是必然的。”^{[3](P262)}“急速矮化”给读者带来“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

另一方面,后文本创作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白雪公主表现出与前文本白雪公主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特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白雪公主完全迎合了男性的优势主体地位,她柔弱、随遇而安,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白雪公主与继母的矛盾缘起于王后嫉妒白雪美貌,而要置她于死地。白雪公主被毒害、被王子邂逅、被看中、被亲吻、被重新赋予生命、被安排美满的婚姻。后母一再加害,白雪无力反抗;猎人欲施毒手,白雪一再求饶,猎人才生怜悯之心而私放白雪;七个小矮人救助,才能使白雪免于饥寒之困;王子的一见钟情和亲吻,白雪才重获生命和幸福。在继母—公主、王子—公主、甚至是猎人—公主和矮人—公主的多重二元对立关系上,白雪公主的命运始终被动地受他人牵制。“自神话传说始,西方传统叙事往往以男性意识为中心,表现男性心理和男性趣味,故事因此成为男性话语的载体,单一的男性眼光和男性的声音遮蔽了另一性别被抹杀、被噤声的真相,虚假地突出了男性自身的优势地位和主体作用。”^[4]在传统童话的叙事模式中,白雪公主处于“他者”的地位,被言说、被处置,女性的主体性无从彰显。相比之下,后文本的白雪公主有思想和女性自主意识,表现出先进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不断涌现,冲击着美国社会的种种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尤其受女权主义运动影响,巴塞尔姆笔下的白雪公主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她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有一定的反思,有摆脱它的强烈愿望,并付诸于行动。她不顾七个侏儒和来往路人的眼光与议论,不断垂下长发,希望自己期待的男子顺着长发爬上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还兴趣高涨地写自由体诗,为自己枯燥的生活增添乐趣。所有这一切都突显出后文本女主人公形象设定上的互文性演化。

五、后文本的互文性传承

虽然白雪公主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质,但在其命运安排上却延续了传统的男性视角,体现出与前文本

的互文性传承。毕竟,“文艺是在不断地突破原型而又终归要受制于原型中演化的。”^[5]

一方面,后文本体现了前文本的传统男性视角下的贞操观。前文本的白雪公主形象符合男性视角的审美观,她性格恬静,容貌姣好,特别是拥有必不可少的公主特质—纯洁。虽然后文本创作于性观念相对开放的时代,但是也一样沿用了格林童话传统的男性审美视角。白雪公主依然是个美人,虽然与七个侏儒同居,但是她也幻想自己能再度纯洁。保罗死后,白雪公主在他的墓前撒菊花祭奠,而后不可思议地变成处女,羽化登仙,升上天空,重获纯贞之身。这是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在与格林童话的互文运作中衍生出的怪诞情节。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互文手法的运用往往会导致怪诞,而怪诞也常常是互文手法的一种作用。另如保罗喝了简·狄克的毒酒后脸上冒着绿沫死去,而前文也评价保罗是只彻头彻尾的青蛙。作品只是隐晦地说明保罗不具王子的风度和素养,难以承担拯救白雪公主的重任。面对怪诞,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经验失效了,觉得不知所措。但是,当读者真正理解作者制造怪诞的意图,怪诞就会随着理解的深入而逐渐消失。作者将童话因素和社会环境这两种看似不匹配的因素借助互文手段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历史现实被掩盖的真实: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悲剧。

另一方面,后文本借助了等待模式体现前文本男性视角下的婚恋观。前文本的白雪公主被放置在玻璃棺中,虽然已没有生命的迹象,但是面色依然鲜活红润,犹如活着的时候一样。后来,路过的王子对她一见钟情,深深一吻,救活了白雪公主。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白雪公主无意识中被安排了圆满结局。这种英雄救美的套路体现了传统的以高塔古堡为中心的等待模式,而等待模式体现了男性视角下的传统婚恋观和女性的被动地位。后文本也沿袭了传统的等待模式。白雪公主徒具虚名,并非公主,她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世界。生活枯燥乏味,人性庸俗丑恶,人们感到茫然空虚。作为一位比前文本的白雪公主更有思想和自主意识的后现代女性,她依然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像前文本的白雪公主一样依靠王子的救助。她认定的王子就是保罗,虽然保罗是个窝囊废,仿佛这样一个男性角色是童话的必备条件。白雪公主等待情人的方式就是把乌黑的长发垂到窗外,等待有情人有一天能爬上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童话色彩的举动。另一篇格林童话《莴苣姑娘》中,莴苣姑娘也是把长发垂到窗外,让王子顺着长发爬上窗台与之相会。在七个侏儒看来,这一举动充满性的诱惑,意味着白雪公主借长发引诱男人恢复自己的性活力。而对白雪公主来讲,她等的只是她所认可的王子保罗,而且坚持不渝。后文本变相地演绎了传统的以高塔古堡为中心的等待模式,保留了古典公主的弱势群体的姿态,体现了传统的延续性。尽管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但是人们对于女性弱势群体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社会习俗、习惯势力、基督教文化的“肋骨情结”等依然强大地维护着男权社会的地位。尽管巴塞尔姆笔下的白雪公主有后现代主义的先进性和前卫性,从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观念中的柔弱女子的特质,但也未能重构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新形象。生活中,她依赖七个侏儒为她提供物质生活保障,而她为他们操持家务和提供性服务;梦想中,她等待一个王子来改变她的生活。不管是

现实抑或梦想,她都是男人的附庸。正如该作品的另一版本的译者虞建华所言:“一个梦求女性解放的朦胧愿望,却陷落在依附男人的俗套中。”^[6]白雪公主既反抗社会又被迫适应社会。

白雪公主等待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其一,漫长的等待使她始终处于被动并最终对扮演童话故事中的那个角色感到不满和绝望。“还没有人爬上来。那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我生不逢时。”“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一个王子也做不到。至少还做不到有发达的文明来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正确的结局。”^{[2](p91)}她找不到生活中的英雄,也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角色去扮演。其二,她等待的对象不具备拯救她的特质。保罗是个流淌着高贵血液的无业游民,猥琐又胆小。他看到白雪公主的长发立刻表现出焦虑不安,害怕承担那长发牵连的责任。保罗形象的塑造受当时社会精神危机的影响。后现代社会是个庸人的时代,不可能造就出英雄,也缺乏造就英雄的环境。对白雪公主来讲,保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影子。但她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去做,因为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在这个厌倦等待而不得不去等待的怪圈中,白雪公主发出这样的慨叹:“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毁灭。”^{[2](p95)}在后现代社会的精神荒原中,白雪公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六、结语

对于巴塞尔姆而言,互文性既是文字游戏,也是非常严肃的艺术手段。巴塞尔姆在文字、文本、文化记忆和社会种种现实之间游弋,期待读者多种互文解读方式。这是读者与作者间的游戏,也是文本与文本的游戏,传统与现实的游戏,给阅读和写作增添无穷乐趣。互文性使《白雪公主》具有开放性,叙事空间更大、更自由、更具活力和张力,体现作者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 [1]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2] 唐纳德·巴塞尔姆. 白雪公主[M]. 王伟庆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3] 朱振武. 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4] 程倩. 女性生命本真的历史叙事—拜厄特小说《占有》之女性主义解读[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 56.
- [5] 程金城. 原型批判与重释[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304.
- [6] 唐纳德·巴塞尔姆. 白雪公主后传一代序[M]. 虞建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云江]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barthelme's snow white

SHA N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Donald Barthelme's post-modern novel Snow White was based on Grimms'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but in a quite different style. For the author's part, intertextuality is an essential way of his "rebellious creation", while for the readers' part, it brings about their bittersweet "bliss" reading and helps them interpret Snow White's contradictory character and her tragedy to reveal that the author's crea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iterary traditions of the pre-existent intertext and the author's social context.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donald barthelme; snow white;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上接第64页)

On function of microblog in the field of public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 Biden's visit to China

MIAO Kai-zhou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work public diplomacy,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different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m. It is a new form which involves much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low-threshold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nuclear fission-like circulation and advanced messages of efficiency. As a result,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alise interwork of public diplomacy.

Key words: microblog; public diplomacy; internet public diplomacy